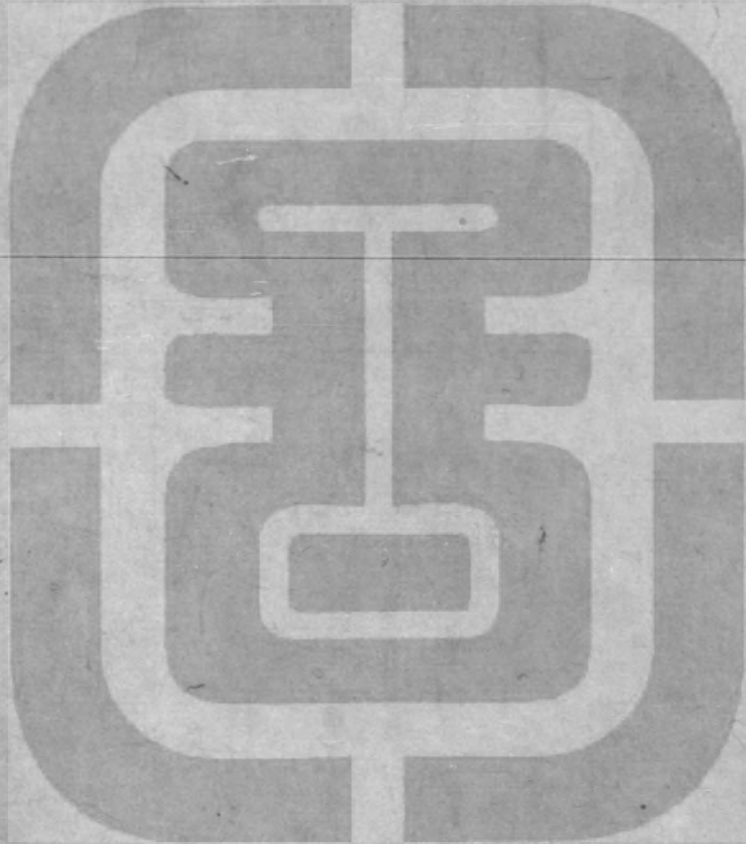


大金國志中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庚申

兀朮沿河置寨防托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

使也○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

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邢洺

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

於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甲聚於邯鄲之

西村相結上太行為盜○太行義士夜破懷州

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



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於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耶太行盜賊耶父老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恐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為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於是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太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人壞之

我未知死所矣

官人呼時乃割地之初以大

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從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至於晝為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為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术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术

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
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
聶黎孛董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
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宋抵
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
駐舊龍德宮於是詔諭諸州縣以撻懶擅割河
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畧曰非朕一
人舉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盖不得已遂命
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

拱州又陷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
以扈王裒知歸德府裒以數千人至宋玉臺
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
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玉臺
允迪為主裒為客允迪奉觴為裒壽裒酌飲
遂送允迪于汴京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
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
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陝
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撒離曷至鳳翔西城外

兀术敗于順昌府

下寨為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术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兀三萬餘人為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於兀术兀术至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术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眾平旦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

兀术用拐子馬大敗

敗退兀术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术自擁其眾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是秋兀术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兀术兵還汴京

○明年改元皇統

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陷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揚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

辛酉 皇統元年時一宋紹興也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

兀朮舉兵再南侵

汴京留屯宋高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兀朮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関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後未至騎與諸將

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期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幕將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丞相故也

兀朮欲議和

議和許以淮水為界

宋於是又遣魏良臣往使○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其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鄭副之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

兀木以書抵秦檜殺岳飛

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

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木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
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
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
河北陷凡十八往返乃迎歸母母喪廬墓御
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
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
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

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
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
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邁成飛罪
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
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
酌酒相慶

宋割唐鄧入金又割商秦

皇統二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春宋遣幕將周聿往京西
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為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
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

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快快後徙金州檜醜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離曷曾犯和尚原折合孛董曾侵犯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術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時

廷臣多言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宜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帝后歸宋

太原平陽義士
敗國兵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及岢嵐軍判官○平陽義士梁小歌敗國兵於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大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於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

張橫二十八人

梁小歌罕人

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為
橫所擒梁小歌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
神山縣去帥府五百里遠總管判官鄧奭以
三千人討之奭軍嘗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
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
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
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
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鉄騎伍
百與奭軍會大誚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
而戰為梁小哥首殺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

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
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
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
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癸亥

殺陳婦姑

皇統三年時宋紹興也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
婦姑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
亡無可充軍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軍役元帥
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
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

宋使洪皓
南歸

以丁數論故家口至於一絕人丁至於傭賤
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于
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
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
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
三人而已

秋大風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

山冬夏刺切

達鉢刺鉢者契丹
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

春放鴉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

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

秋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內

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

所以亡也

甲子

皇統四年時宋紹興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

元帥府收叛眾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

碯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

馬拽固謀亂

壯者以救火為名攻城作亂殺烏菴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夏遣使於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冬遣使於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乙丑 皇統五年時宋紹興五年也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

創屯田軍

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秋七月國中 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頒新律

中時有蒙元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作大抵依做大宋其間亦間有創立
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
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
以荆决臀仍拘後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
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
矣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
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
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

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
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
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
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
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
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替易他紙
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
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眼者再庭下已有牽
橈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
賽眼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

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
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
拱毫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
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
日而畢

皇統六年

時宋紹興十六年也

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

舊內大狹絕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
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夏左
副元帥撒離曷以罪誅撻懶旣死或言其嘗與

通謀故也撒離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
近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育骨子糧盡而還為
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於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
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
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
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
二者出疆因糧於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
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旣負重甲又為糧
累或賤售於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速則擲

於路由是飢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者有不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育骨子不毛之後詎能久處乎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滕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特宋紹興七年也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宋使賀生辰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選民間室女

秋九月國主獵於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是歲滕骨國平初撻辣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首長熬羅孛極烈為滕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

冊滕輔國主

兀朮死

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戊辰

皇統八年時宋紹興也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群犬

中京郡犬死河

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暑○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

天落水龜

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

具○九月國主遣廉訪使肖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十月

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昨王元者乃國主太
祖旻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
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
稱皇帝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譖
於主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於用刑不知
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節貌欺世盜名
故切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己巳 皇統九年時宋紹興也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

雲不見○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東

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
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
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
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
八館報之後皆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
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
也其人慙朴勇鬻不能別死生國中每出戰
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役之益苛
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討之不勝忿遂叛其

岐王亮弒曹

人鬕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
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
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
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
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趙諸王謀廢
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
此人好屏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國
奴之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

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
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
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伏入帳前主方熟
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
訖而劍落主警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
興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
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
衾覆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
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立岐王亮為
主

諸王還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
共立亮為主蕭王伏劔謂衆曰主上暴薨岐
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
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
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蕭王又奏
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
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為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
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
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過諸父南征中原得燕

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
歌儒服點茶焚香奕棊戲象畫失女真故態
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
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以來左
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
元勳將相多所踈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
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日充國王宗雋次
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
兵時其主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
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戶亦

武元疏族於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其次曰魯國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為左副元帥女真人不知其屬之踈近自熙宗淫刑四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罪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於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既弒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武元之後無宋王之名非宗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子也

太宗文烈皇帝之孫宗盤之子

幼時名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十

赦天下轉
稅官資放租

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
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
追尊父宗幹

庚午

天德二年時宋紹興也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
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弒國王身預其謀及
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弒君
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
行誅戮納其妃子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
子亦以無故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
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

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詔河
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除故盧馬鎮夏國韃靼
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
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
禁嚴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
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
錢地分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
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伯作一秤每秤以銅
錢五百五十貨於民間此地貴地百姓多由

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鐵于北方
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於陝西鐵錢
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
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瓜牙既成始不易
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閑
因問漢臣曰朕裁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
曰自古江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
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蓮主曰依
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

國旺氣况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
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
即主曰可遷都北蕃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
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為部主起諸州工役
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發諸路民
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
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
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
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
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

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
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大
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
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
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店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
祈請使伋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
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
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
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

辛未

巫伋祈請

唯唯而退

壬申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王率文
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赦天下改明年
曰真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
燕京為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為東京雲
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
焉

癸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正月元夕張
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懽而

罷○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
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無故申明衝改者
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

朝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
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臣
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
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
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

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耶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恤仍詔
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十月
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
其先鋒自效

乙未

貞元三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
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
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
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

秦檜卒

○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杭議請存趙氏為
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
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
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
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
朝資以金帛偽云挈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
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
皓自漢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撻否
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
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撻
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
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
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於誅剪罷逐一
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
妄易首相蓋為檜地方再專國故又十有八年
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改元正隆

經畧屯田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年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

冬方改元○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

畧屯田于葛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

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

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

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

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覲至其地不能平今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復修汴京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

其事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祇奉上玄居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蹈踏於一隅非光宅於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生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於一炬第山川原秀麗卉物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

為大金所虜也

丁丑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

大宴群臣

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

等力何獨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

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

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鄧瓊靳賽王

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

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酣梁漢臣

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

糧草於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

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

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

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貴大

臣也○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

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

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

因大灘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

威武

觀察風俗

制戰陣法

戊寅

正隆三年時宋紹興二年也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

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

夢受帝命

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於外○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

謀遷汴京

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正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詔毀古器

正隆四年時宋紹興二十年也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中為賀生辰使相

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於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於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今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剏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

大興宮室

四也招募義士始為先鋒五也主喜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洙叅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

造軍器

器於燕京令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宋太后常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遺

賀允中守節

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主
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
之來致大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
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
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
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十二月遣施
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
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
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

漏金國事

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
生閩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
情燾密奏之

庚辰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

禮部侍郎耜益温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
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
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
密奏為備○五月遣使往宋賀天中節宋工部
侍郎黃中充館伴又充送伴使中還言北境日
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本固邦
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
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
而再討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
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
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
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
遂誅之○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啟楚王謂德王澤
王曰梁大使所請即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

死
祈宣直言遭

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
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於國主
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耶遂召
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
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士論事
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
上怒曰謀欲殺我耶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
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
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
遂斬三王

簽軍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發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以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

密
地
圖
臨
安

正使隱畫工於中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諜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辛巳

正隆六年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太

史奏當交不虧群臣稱慶○自去冬主舉兵江

上洶洶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

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

為南渡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中

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

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旨取將相

遣使求淮地

宋欽宗崩
訃音至

選精於射
者號細軍

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眩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喆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喆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今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

曰汝與南宋為遊說耶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彗出角○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熏門國主及門而暴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怵於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即主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即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

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
噐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它疾以皇
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
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
敗家若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
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
蓋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
頸國人以目而後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
亦欲誅之母孑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

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即
拜諤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
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彥統步軍孟州
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
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
鄭家奴副之由是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自
將焉

國主南侵
荆襄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
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
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

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
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
孔彥舟進木犀一株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
乃江南植以為薪於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
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隣曾到遂召之
首問錢塘之景隣曰是江南揚州瓊花潤州
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
地更有多多美景蘇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
天下已罕况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
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
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
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
神臂弓射却金帥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
劫橋頭大寨金帥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
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
戰北軍死者數千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
引兵赴之北軍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
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
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

自宋州門出其後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陷安豐和光等州主旣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清先以百騎犯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紹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成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徑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為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

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於
照城坡

金兵敗于皂角林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
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皂角林金
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
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
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
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李寶敗金師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

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
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
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
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
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
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
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
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

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
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
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
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
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
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
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
聞其自經死

渤海軍叛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十月渤海一軍
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褒為帝主為內變所撓於

刑馬祭天

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
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
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
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
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
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在
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鯨船迎擊
士皆殊死聞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主皆
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
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

金舟沉溺大敗

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
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迨岸復回北兵皆
持滿以待其舡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
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
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
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
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
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
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
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

諸將謀殺主

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軍衛之
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王帛皆逃在泰
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即主往取之細
軍欣然共請主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
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明日自點
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
直將軍毋里謀亦欲弑主○乙未諸將集兵萬
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
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
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

國主矢崩

皇子被殺

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
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
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
牆之變後果然○衰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
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金師次茨湖守
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
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得著岸兵校史
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敗遣使
入宋議和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揚林渡又敗之金

師乃退○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
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
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時正
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
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
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覷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
吟一詠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
之後以法馭下勇於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汴

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會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生有神異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冀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於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於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後路允中承檄風靡入

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袞為帝○十月庚子朔袞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立袞為帝

大赦天下

辛巳

大定元年時海陵正隆六年宋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歎曰朕

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帥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紫葺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時海陵雖

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
楊林渡翌日乃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
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
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懿宗
故王亶謚閔宗未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
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二月遣使
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
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滄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
以徐嘉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
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
禮而已於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審膺
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迹比因還
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
中更多故煩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
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盡
舊疆寵還弊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
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邁至

燕帝鎖之館中抑令於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
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調要以難行之事實為
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於王彥攻汝州者敗於
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
石鎮戒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
華州凡四部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
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
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

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陷懷寧府宋
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是時京東
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充疾南
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
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
所殺○至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
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
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
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
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禪

位於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特興元年也

宋孝宗隆正月高幹餘黨蕭鷓也

耶律适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是時國中

聚兵積糧於宿州之靈璧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

會元帥荅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

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

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璧宏淵至

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

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

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兩南大潰而歸士

卒死亡甚眾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遣書遺南宋宋令盧仲賢

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

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

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

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

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

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
鄧海泗之地三歲弊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
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
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
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
厚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
勲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
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
不聽

甲申
造總計錄

大定四年時宋隆興二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

正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
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
於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
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
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
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八月宋遣宗
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
郡但求減歲幣之半祀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
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

宋主和議

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招閔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勤仰衛社之大

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譖同詣燕山國師亦罷○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夏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乙酉

大定五年特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雷○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夏宋改隆興為乾道○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州來賀上尊

號○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

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丙戌

大定六年二年時宋乾道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

大會群臣

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

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跳索上竿之類○夏熙州

龍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

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

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惧色三日金龍如

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

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

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盟熱內附

七月盟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

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

行幸行宮

宮

丁亥

大定七年三年時宋乾道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賦

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十月免諸

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十一月詔

蠲租賦

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

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麩三斤

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

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

五斤麩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

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麩二斤雜使錢一百

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戊子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

和後始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

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

權場博易竝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

拘之以竝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

府置場宋亦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廳鎮盱眙

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

置權場

己丑

問民疾苦

輓集去處增置以聞 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
流亡人 詔以踈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
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暑月為拘其諸
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時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

烈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

陟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

紇石烈烏石為右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丕雄為

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於

燕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

洮府路蘭泰河會州旱人民大飢命所在官司

存恤 ○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

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畧云和約再成界山

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昔時無

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

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

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

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

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字誥烈

晏群臣

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

貢三人○三月己丑朝日於東郊○五月宋遣

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庚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

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
語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
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
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
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
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
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衣冠亦難
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
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
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奉葬

宋遣使來賀

正壬辰

宋使守節

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時宋乾道八年也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

月三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者濛獨毅

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

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

相枕死於道詔所在開倉賑恤○冀莫澤潞絳

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

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敗及無辜而

強壯迸逸竟不能制○八月皇太子允升立

大定十三年時宋乾道九年也春二月改于南山○詔

皇太子允升立

癸巳

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
斷倉粟之畜○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
之外悉貸飢人○西夏遣使來貢○五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
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甲午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

乙未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

丙申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

御正隆殿受寶

印寶一曰承天

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

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
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
下同文之寶置符寶即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
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
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
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
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
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

丁酉

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
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時宋淳熙四年也正月賑大名府路飢恩

濮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詔天下

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以吏

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竇

耆年同知中書省事○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

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

十五人完顏兀朮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

曰國家起自漢北君臣帥將皆以勇力戰爭雄

賞牡丹賦詩

略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

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

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

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

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

是有志報復今膝骨不受調後夏人亦復侵

邊陛下舍戰聞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

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

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權

飲即君却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

分黨如冰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

酢吳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主言

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

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

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磨殆盡矣願與諸

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九月

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岩遵源有邛

都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蕃僧諦刺者

約日為應國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

兵首尾夾擊之師潛戍于麟州城陷夏人擄金

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己亥

大定十九年時宋淳熙六年也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已

晉王被殺

延晉王允猷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
及晨觀門微啟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
往視之晉王已殞胃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
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覩遂寧
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勝算衆疑其
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

太子謀叛

升所賜下獄鞠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

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

太子

庚子

大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

亡遼遺族稱帝

幹罕為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

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

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

主封撒合輦為金原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

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

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

用兵也○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

章李

前世系圖有
允迪允中三五

辛丑

東南地震

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日昇王允恭次
 曰晉王允猷第三弟四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
 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太定二十一年時宋淳熙八年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
 陽河中府隍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
 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奠優恤
 死傷之家○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
 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
 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

壬寅

下詔恤民

曰大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時宋淳熙九年也三月詔恤民畧曰皇
 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
 丕承洪緒二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為不遠永言
 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
 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
 使人分巡風俗申遠寬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
 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
 罷行○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澤第賞有差

癸卯

大定二十三年時宋淳熙十年

甲辰

大定二十四年時宋淳熙十一年

乙巳

大定二十五年時宋淳熙十二年正月長白山二龍見

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

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末

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三月鄭蔡穎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丙午

大定二十六年時宋淳熙十三年也二月詔曰曩者邊場

孔廟祭祀

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

雜覘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

蝦蟇鳴樹

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丁未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十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

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金珠為飾者

都人男女盛飾觀翫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歲有南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

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

元夕張燈

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
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此
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
遂盛

李允恭薨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皇太孫允
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戊申

大定二十八年

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七月京兆府路總管

獻卧沙羊

木木石魯達以卧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
者為卧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

璞來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

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

不能奪竟徹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閣門又令

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見殿上皆

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己酉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舍人

鄭僑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

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

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

國主崩

寮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
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
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
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
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為世宗
恭為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兩
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
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
並起以興宋為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
正隆渡江之銳竟挫於謳歌之他適南北未定

皇太孫璟立

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
用嘗遇飢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朝
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
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云○是年
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
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
 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温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
 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
 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
 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特宋光宗紹興二月文武百官各增
 三級甲辰祀上帝於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

太廟○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辛亥

明昌二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五月封監女為妃

朝綱不正

壬子

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於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回鶻國遣使來貢○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時宋紹興三年也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癸丑

明昌四年時宋紹興四年也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弟

六子於屬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毋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子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為統軍

京師謠言

與高等相會於善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於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寧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且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於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窻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

駙馬謀叛

卧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造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遁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

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黜其伯

允中於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

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

允蹈三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遼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儻以其性寬不疑大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

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
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
耶允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
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
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
顏赤白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
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
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備越三日以密
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既至與其腹心完
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許諾徑携以入示愛王

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
欲見弑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
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
思為救國雪耻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
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
泄哀泣祈出都典容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
勸中太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
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
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三路提點萬俟兀馳
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

養諸路軍

五萬武定王瑄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
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養軍一十五萬上京
路養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
約會於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
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
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
求援於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以
約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為其所取
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孛興戰

愛王遣聘大
朝求援

攻室奴壘

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
將禾室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
動糧車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卒皆
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愛往攻寶奴壘
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
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
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
國兵四千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
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
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

大明即蒙古月國
韃靼也元休大槓

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
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
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
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
無慮侍郎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樓
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槓以入以一當百進兵
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果津○是年六月宋孝
宗崩嗣帝光宗卧疾猶未能出就内中成服○
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
湜來告登位落仲壬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乙卯

明昌六年時宋寧宗慶元也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
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懼言
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
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少敗亦是常事外間人
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
○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女也
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内侍江從一李璉
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
慶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酣醉日晏不果視朝三
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内降慧

黠便媚善能誼諧淵各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
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明昌盡六
年

丙辰

承安元年時宋慶元二年也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

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

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賚不即報下張克

夏人寇

已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

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

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

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

愛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

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

御史劾其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

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

貶中外惕息

丁巳

承安二年時宋慶元三年也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

山東寇盜

潞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

屯結

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結錢

五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

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

懾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
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
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
忠獻王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
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搃軍今忽變更舊制
士心亦離不聽詰早朝邁坐於待漏院淵揚馬
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
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
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於左僕射完
顏真真言於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

張天翼江源
辭行

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
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
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
為文具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
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
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
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時宋慶元四年也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
侍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
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

戊午

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陞
不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
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
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
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
艮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
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
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
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
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
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
余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
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
諫貶濮州同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巳未

承安四年時宋慶元五年也二月詔建大學於京城之

南總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

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

春秋釋奠合用祭器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

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

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

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

詩曾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先皇顯宗亦嗜酒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絳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居宸妃亦至

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的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太明寺造九級浮圖遣太后殿內侍候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於寺傍建八寺以處之

庚申

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携酒散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

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當遣秘書監虞世變

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水合和龍帥完顏大康集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推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剗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合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

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灤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蹕嶺喻大漢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於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玠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丘月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

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惶恐以醉為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玠之使也善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值其國中事玠之玠昭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玠入境與趙遇于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秋宋光宗崩泰和元年時宋寧宗泰和元年也是年有群牧使耶律德

壽叛聚兵數萬以羊尾為大師主拜十一騎為元帥馬紇石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羊尾遂追其餘眾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浚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道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歲

泰和二年

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宴於西涼觀鄂

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耶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

等相見徧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耶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為一黨以非我耶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勅市肆歌歡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脩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癸亥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

甲子

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
間有少捷則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涼
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
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
說耶汝回曰章䟽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世
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携其三千口來今日
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屬之階信哉
太和四年時宋嘉太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全
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有大亂主

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
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成其國且約
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
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
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於北溝南則為已有
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
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
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乙丑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

萬人與大軍戰於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

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

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

漫山谷詰朝萬眾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

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

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

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坪望見有虎皮蒙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成將及千戶賀拔永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

兵以生啗爲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於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以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馬橐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餘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疫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

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
於城郭之間民始遣隊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
東陞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十一
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
集群臣議之秘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
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
明亮王天驥曰兵已遠來而此間徒聚議何益
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
翌日以律明為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
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

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
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於冰
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
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
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
乃回師

丙寅

恭和六年時宋開禧二年也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
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
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

春秋大渡九世之
仇寧宗此詔差為
南人吐氣

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
汴京留守完顏童秦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
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
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灾流
行民窮國困南兵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
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西國皆驚此
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
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
虜世讎有稽報復受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頌

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
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漣
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統都統
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
倬等還至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
與國兵乃得免○六月宋李奩以建康都統侵
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宋
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
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十一

月起民兵於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圍襄陽府又陷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歛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於是濠傑梁安豐及並邊儲戍皆為國兵所陷又陷西和州○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陷成州守臣辛禎之遁攻六合縣遇

宋師于胥浦橋宋師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遣使吳端持詔印受宋吳曦于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泰和七年時宋開禧三年也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

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得揆復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向以藥物縑帛西帥啟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遣宋大畧云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為宋人所取○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

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時國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津園側泰和八年時宋寧宗嘉春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五月甲子大

白經天○西夏遣使求援於我先是泰和六年
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紮生蕃也鄰接北邊號曰
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
好如初諸紮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
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辰
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擅欲興
師規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地地
相與獻謀又有諸紮輸其力於是大軍益銳恐
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
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

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
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十一月上
崩在位二十年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
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
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
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
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
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因
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天貴江

淵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
省覽愛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盜賊公行克斤
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
朝封衛王爲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
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
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遣與尚書右
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
撒罕大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群臣先緣事
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各

有差○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
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時宋嘉定二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

國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

群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

無能為不足畏遂決意南侵○是月熒惑入太

微垣執法○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

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

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

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

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時宋嘉定二年也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

飢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三月詔內外

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

失業在處閑田曠土甚多官為給其種糧貸以

牛力候歲成官司量與收入○六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時宋嘉定四年也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

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

為不可昌曰朝廷閔雨徧走群望今種多不入

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
衆以為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
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祕監
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行諸路觀
田之懇廢以為守令殿最○是春西夏始為大
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
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
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是時大朝國勢益
強但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
所謂太師國王也○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

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
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
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
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
盛靺鞨皆後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
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
水之源蓋古肅
地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
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
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
糝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

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
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鉄禁甚嚴及
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鉄錢由是
秦晉鉄錢皆歸鞞鞞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
益強方金國盛時鞞鞞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鞞
鞞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
大朝收附矣○又有朥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
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朥骨人
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
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即兀朮所請

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
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每遣使以
子女玉帛厚賂其國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
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
是生子全不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
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
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
討司以悍禦朥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
方西夏朥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
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隣

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於金界者其真封北平王被殺其弟
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
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宋開禧春北
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
復立白廝波為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遣還國
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
取為妻國中不從白廝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
此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
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僞主公而去夏人

反臣事之○七月壬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
自和龍進直趨山後與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
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
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
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
常不勝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
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
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荅同烏林荅將
兵以禦之相遇於野狐嶺下吃荅按兵不戰日

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
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
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十月大軍
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
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十一月
己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
時南宋遣使余嵘來賀正旦道不通而還聶希
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
城內外亂甚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
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開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

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
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者年曰事已
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
我有駐足之所○初忠獻王罕之有志於都燕
因遼人宮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
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殿
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
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
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旣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
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

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屬入南
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
凡市廬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
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
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
晚大軍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
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
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
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于城內不許
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日不可二人

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
驥設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槊禦
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
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
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守內駕自巡城勞軍十
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
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
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
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
和且以公主為婚許之且曰婚待別日只是大

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疋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主命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曰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繒錦帛可耳翌早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

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

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

顏及又遣人使于滕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

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

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離太子嘗以此

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

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大將軍穆思

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
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
賁興等追至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
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
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
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
見宏規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潢其別
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
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宗
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

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
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
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
主皆可有利復回已四月末○五月改元合祭
天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
連雨凡二十餘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葱茂
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
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
昂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是年
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

出沒盜賊從橫莒淄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爲敵餌無益也○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日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滕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滕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翼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

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汙漫凡七十餘里如何
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
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
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
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
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
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
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
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
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
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令發
礮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
間所壘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
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枿塗硫
黃破絮醮油間塞於所壘木之下初八日午大
軍登木堆用衝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
大元帥遣兵於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
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劫其寨用章曰不
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
里萬一失利爲其所覺群起追逐開城納衆則

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
古喜曰樞密自艱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
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
雄自瀋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
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
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
錐濶尺尾作尖柄似大錐錐磚上踏之以上李
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
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殿
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

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
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
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
則適為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
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夾擊目復
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
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
漠以去
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三
月遣中使云人於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

酒炙招魂奠酌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賴其此文旣頒行讀者泣下○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戰而敗主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

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
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
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
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
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
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
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
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
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
執之併其后囚於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

李鑑成弒主於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爲東海
郡侯

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
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
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
宗社骨肉踈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
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驛騷一空國主
繼之恹惚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
力不逮心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
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

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
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為仇怨誘
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
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
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
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
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
佑昔梁營與湘東為叔姪之仇營引周兵以陷
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
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為大軍所制不能自由
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
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群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

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
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
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為帝甲辰即皇
帝位改至寧元年為真祐元年降允濟為東海
郡侯拜執中大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
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
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
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
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
紂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

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
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
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
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紂軍圍執
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
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
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
於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
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
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臺來賀正旦

至旴昭而還國亂故也

真祐二年

時宋嘉定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

州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

伯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

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

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

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

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

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

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

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

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夜濠州鍾離縣

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

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

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

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

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

應之○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

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

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綉衣三千御

馬三千疋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爲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陘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旣破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

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字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旣

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
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
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
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
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
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
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捍力勸自取太祖
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
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
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

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
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有
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
豐此八處皆地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
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
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崇義葺理有規
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
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
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
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墜宗

遷都失計遷
汴尤失計

祀為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况
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
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為還都計議久之不
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出手詔
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
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
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
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
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
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

做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鬪
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
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外人徒見
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
則河南山東可為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
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
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於中原使
遠近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
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
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

之意謂有人勸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
平因曰諸公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已私用章本
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
都之地可也秘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
即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
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大遠惟大名汴京
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為四通
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
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
仰耶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

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
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已今若一旦修造則
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為帝王之宅
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
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迪以迫近
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
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
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
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為鑒誰
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

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于汴衆
猶以宮孝迪之言爲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
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
予○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
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惟太宗命莊武太子之
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
以威誘之以術夕虜朝行謀始謹終考其設施
大畧有三汴京旣克不忽肆兵誘之使至始行
廢奪召其群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
顛木之有由葉將終爲國之害不思康王遁於
河北大軍旣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
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甸
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
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
一也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
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於政化故先立張楚
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
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
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
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卒在遺民

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請大
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
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
玠則習知於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
深勢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
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
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
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
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
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

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志蓋不都
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
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旣失雖有
經畫兩河尤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
其疏於王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
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
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
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
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主意
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

斷決若今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太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

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太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太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狐相携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恠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撤七斤者亦奏

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
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
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
夫車馬上蹙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
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彛者後力諫曰祖宗山
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
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
二年間儲糧豐足復歸未晚從彛乞自督運主
不從從彛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辛
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

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碼碯等器
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
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酌爵後
淚泣翌日令百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
千四百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
嫁諸即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棊內都
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遞金帛以
聶希古為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
宿衛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二十八日
駕興昌送於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

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
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
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
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
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十輿上令分賜
○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
鄭之邵來迎駕○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
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
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庶得
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大元帥完顏直出兵與

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
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
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
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久
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
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
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
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
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
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

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
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
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
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寶
耆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
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耆年副之即
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言在
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
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
所請施行○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

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治河船凡四千艘飲
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
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
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
郡爲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
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畧曰云一
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
大以完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
兕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曾經征行偶此失
國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北於一

家胡爲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讐於同軌倘使翻
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於龍朔所用多
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
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
憑忠義云云建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於彞
制胡爲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云云已
勅攸司精於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 次日
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彞器如
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

歸在此耶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
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
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余加恩皆准赦文所降
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係大鼎及盧之憲二人
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
卿雍孝孫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
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携以行所
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
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

守成禍變必作又太和未有童謠曰易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搃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大軍既歸聞上遷汴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將以和為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亂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

時宋嘉定八年也

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

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軍不戰而潰大

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貞定之兵四萬

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二日

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

間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

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

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
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昌守
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
雖一意於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
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
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
隨亦被誅宋通鑑注云完顏有戶部令史郭忠
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復
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
十有八年而失國○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

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
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主
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
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
三門折津乘河水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
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太師專守關輔然陝
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
三關舊地塘灤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
輔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
十里

貞祐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

山東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

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於太行有衆

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

降之貸其死流於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

副都統領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

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

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

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於開封

○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

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其時又有遼東安

撫使萬蕭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

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

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

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

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

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

金飾龍床足踏金杭子奢侈之主南遷後累遣使

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元帥亦憐之元帥不可

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
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群臣

文哥真臣也亦
知志聯仙武仲
元之兵徘徊
易霸金之喪
亡尚可少緩歲
月何乃自壞萬
里長城

不從有願以死雪國耻者主亦為之感憤
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
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
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
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於金曰汝既講和何故
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
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眾討之
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
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而死
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

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
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

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
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
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鄭主遣禮部侍郎
烏古孫孛吉詣織都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
萬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
窺江漢之謀始構怨於宋兵端再起矣○是年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七月丙
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

遷汴已是失計
與宋構怨則失
計之甚矣

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
四川迫鳳池堡陷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
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
據之

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
叛歸南宋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太和
年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為宋戚拱所誘焚漣水
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國兵圍宋皂郊
堡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
之焚其寨○國兵攻宋隔茅關棚其東北夜半

宋兵來攻棚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
潰○二月國兵猶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
是陷之宋師死者五萬人○陷宋湫池堡焚之
○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
謙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是時江上用
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
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為其
所焚○三月宋師復取皂郊○四月國將包長
壽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
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攻宋大散關守將

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五月
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十月國兵攻宋安
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時宋嘉定三年也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
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
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
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
彥呐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宋將
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
均州○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

武休關破之○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
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戊戌太白
晝見○陷宋興元府又陷大安軍分攻洋州陷
之○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
擊於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棄軍走為宋
師所獲○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
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
會于唐州○是時西夏以國兵不能應援已折
而歸北益懷貳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
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猶自今春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
李玘遣將武師道陳李忠救之皆不能進○閏
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黃州之麻城自濠州
侵黃州之玉磧自盱眙侵滁州之全椒來安揚
州之天長貢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
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
李全所敗失一貴將○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
贊降之○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
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時宋嘉定十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
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
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八月宋
安丙遺西夏書定議○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
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川鎮進攻
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
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宋師取金
海州○甲午太白晝見○國兵攻宋皂郊堡敗
都統董炤○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
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信

邀_{一作}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

時宋嘉定十四年也

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

五関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遁○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

○國兵陷宋黃州○庚寅長星見○甲午太白

晝見○國兵陷宋蘄州○四月國兵渡淮而北

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五月甲申朔日有食

之○十月宋取金滄州○十一月宋安撫張琳

走○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穆日華除

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顏

叔靖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八月甲午慧

出_{一作}○九月壬戌慧再見○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年救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

山南一帶堡寨皆陷○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

國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太和年間大

軍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

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

南宋夾攻秦鞏盖有憾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

鷓徃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

吏各覃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

調恤○三月張琳所部邢德復叛歸于宋○九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副都統完顏大濟侵于

宋隨州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侵宋和州尋

引還○太白晝見經天○四月蔡州帥府報宋

人對境詔權樞密烏石論延心統紮軍一千備

之○五月遣使徃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

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

力少為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

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

遂為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

地幾半為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閏八月宋寧宗皇

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為理宗

明年改元寶慶○九月太白經天○十月帝崩

謚曰宣宗

宣宗幼美丰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

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於敵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咸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目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論談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十二月葬宣帝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

泣過悲侍臣烏石論兀古寃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

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

正月降德音于河南關

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為國馳驅者當加旌異○三月詔以北平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詔郡公卿士有使人益國者具狀以聞○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

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來請和且

索金銀緡年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為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面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為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修大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是時群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徵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

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時宋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尚書權叅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於山東○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於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摠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

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獸冰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摠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

時宋紹定二年也

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

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來唐鄧唐鄧去

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
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讎聞欲滅金必喜
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
守不然殺之○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
遣總統紇石烈牙吾荅曰留臨淄郡主張貴恒
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將兵數萬
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

時宋紹定三年也

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

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
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

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
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和鞏
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
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山東行省完王用安
蔡息陳穎路都統烏古論錫皆以援兵至○九
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
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是年八月太
白經天○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

時宋紹定四年也

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

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

潼關數日克之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於之
山幹腹入藍關之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
馬數萬疋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
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
大軍乃用力於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
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
墳為四川制置無以過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閭
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為名
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許延而納之是冬
舉國大兵并至前鋒破西和犯興元道金洋趨

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國中遂遣乙辣副
樞抽防河之兵禦之於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
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為襄
帥不敵應會天大雨雪三日夜國兵僵仆大軍
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惶惑而徐州
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洶懼遂不能軍
敗績樞密使移刺蒲九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
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
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
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時大軍盡至

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

向熱將還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

而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

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

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紅巾擾

其東矣○春二月太白經天○春天使復至命

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為西京留

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

三百人為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洛陳許

嵩隱高號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

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

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

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賀都

喜死之

一云主自渡汴圍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

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

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

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

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

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西
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
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歸敗諸軍
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
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妃公主皇
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
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河南
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
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

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

時宋紹定六年也

正月

以蒲察官奴參知

政事紇石烈小鍾兒為摠管兼知歸德府官奴
本姓移刺烏忠孝軍都統升摠帥既參政與小
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
刃官奴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三月白都尉
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自拔歸國名曰
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六月歸
德糧絕上遂自毫趨蔡時山東行省完王用安
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

蔡近宋不可迂

○六月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歔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得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壬寅山東行省充王用安和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背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茨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

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銜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叅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日遂寢○御史蒲鮮世達四面

山東負大海北
近中京或可延其
時日

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沃來歸○七月癸卯朔
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
人亦告勞爰啓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
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於衆力
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至
於垂泣朕亦為之動懷宜沾恩私曲加慰浣自
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及
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
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
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

差稅自來拋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
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
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尚
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牙節度使
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面諭旨曰國
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
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
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為忠矣今聞敵人將
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

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
不猶愈乎况汝等立功常恐不為朝廷所知今
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卮酒
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
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
軍奔潰生擒一人獲馬數匹而還○初十日大
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
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
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
為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

出數十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
城分築長壘為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
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
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
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是年宋遣使鄒
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
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
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

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苟
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從唐州回驚悸
無人色○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于城下旗幟
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閤夷其牆而退之○
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許于有司求出有司難
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
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秦
御內族絳山特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
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
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于城

壕內採菱芡葶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鏟莎
草根楸絞泥拜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
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
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
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仲德得之投諸水中
宋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榷場
於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具斷木之
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仲
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感
奮始有固志○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其傳

城有司盡籍民力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隣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親傳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十四日權叅政婁室選精銳五百啣枚夜出西門人荷束橐沃膏

油其上將燒敵寨及砲具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欲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蘇○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欄馬墻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壕為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於城上

立柵自蔽南北相拒○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
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以軟纏
○二十二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
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

宋理宗端平改元也

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

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
已○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金
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搗
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
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

大臣遜位於東面搃帥丞麟西向固讓金主自
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立不敢受國主曰朕
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馬城
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
畧可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
起授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
僉東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
後主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惟忠孝單元帥八
此有戰死而已安更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
事一君乎竟以戰沒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
之陣已有宋師旗幟

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火
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
位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
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曷復舊
業有志不能就可哀而已吾欲謚之曰哀何如
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謚曰
謚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謚天官僑于宋者私
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君死社稷國義之義酌酒
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
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

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盞
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
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
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
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
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為誰絳山
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
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
曰若狂者耶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耶
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

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耶
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留然既瘞
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
言曰侂蓋侂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
乃入掇其餘燼累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
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初義
帝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闡
志後城陷始以憂沮間出嘗謂近侍臣曰我
為金紫十年皇太子授為金太子十年皇帝
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

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
為亡國此其所以為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
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因執或獻俘宗廟
或起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
不為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
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景索間雨血
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
時自愛王階釁太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
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

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
鐵不挑募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於宮闕一
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稍歸之謂之非守
文之令主不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
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亦有付之末如之何
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
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